景宋本禮記正義

廿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解第二十六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

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

者也 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疏 正義曰經解一篇摠是孔子之言記者録之以爲經解者

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
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摠以禮爲本故記者録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
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
故云其教可知也 温柔敦厚詩教也者温謂顔色温潤
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
是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録帝王言誥舉其大綱
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 廣博易良
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
人從化是易良 絜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
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
微 恭儉莊敬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愼爲本若

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　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之失在於愚　書之失誣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誣　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和易若不節制則失在於奢　易之失賊者易主絜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賊害　禮之失煩者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煩苛春秋之失亂者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云深於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　注云易精至之事　正義曰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責褊切不能含容云愛惡相

攻者謂易卦六爻或陰爻乘陽或陽爻據陰近而不得是
愛惡相攻也云遠近相取者謂彼此有應是遠近相取也
或遠而無應近而不相得是遠近不相取也云則不能容
人近於傷害者若意合則雖遠必相愛若意離雖近必相
惡是不能容人不與己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害也云春
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有鬬爭之辭
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昭十三年平丘
之會子產爭承之類是也故前注云春秋記罪辯之事也
然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
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爲
政以教民故 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
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
經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
極也若盛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極於民則
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皆能與民
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爲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　與天地參者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亦能覆載生養之功與天地相參參齊等故云與天地參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者此詩曹風鳲鳩之篇刺上下不均平之詩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以其不差故能正此四方之國　此之謂也者言詩之所云正當此聖人有禮之謂也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者謂明君在上賙贍於下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實恩能覆養故也猶若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　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者義宜也天地無害於物有宜故爲義天地害者謂水旱之等及疫癘之屬及天地之内有惡事害人皆名天地之害也　霸王之器者器謂人所操持以作事物者欲爲其事必先利其器言欲作霸王必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　注云韓詩至軾前　正義曰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彼亦乘車鸞在鑣與秦

詩箋不同者鄭於秦詩已解故於商頌略而不言或可以經無正文鄭爲兩說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

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

疏　正義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者衡謂稱衡縣謂稱錘誠審也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陳謂陳列若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故云不可欺以曲直　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者規所以正圜矩所以正方設謂置設若規矩詳審置設則方圜必得故云不可欺以方圜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君子之人若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者隆盛也由行也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反此則爲無知之民民是無知之稱故也　敬讓之道也者此言

禮之爲用是敬讓之道也爲下文而起　此之謂也者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録之而爲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所謂也 注 春秋至義方　正義曰春秋左氏隱三年傳文衛莊公寵公子州吁石碏諫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引之者證方爲道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

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但自此以下上承孔子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者由從也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没不得歸寧之類是也　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謂堤坊人築堤坊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言若有汙下水來之處則豫坊障之　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者譬言舊禮不可去也坊以止水忽有無知之人謂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産業也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

去之者必有亂患者禮本防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爲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之事也 注 壻曰昏妻曰姻 正義曰案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此云壻曰昏妻曰姻者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婚則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故云壻曰昏妻曰姻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苦謂不至不苔之屬 疏 正義曰此明禮

諸事不可闕廢若其闕廢則禍亂興也　而爭鬬之獄繁矣者以鄉飲酒之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多矣　而倍死亡生者衆矣者喪祭之禮所以彰明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恒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　而倍畔侵陵之敗起者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也　注苦謂至之屬正義曰不至者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昬以爲期明星煌煌注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序云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是也不荅者謂夫不荅耦於婦故邶風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不見荅於先君是也此經覆說前經反明上事但前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昬姻也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問下經所鄙則據人倫切急者在前先昬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聘覲合之者以其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故合言之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

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疏正義曰故禮之教化也微者言禮之教人豫前事微之時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時依微不甚指斥　其止邪也於未形者謂止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是教化於事微者也使人至之也　又使人日日徙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知是教化依微不甚指斥爲此之故是以先世之王隆尚之也　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重此之謂也者此易繫辭文也言君子謹愼事之初始差錯若豪氂之小至後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在於未形著之前若初時不防則後致千里之繆故云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謚顯之也此於別録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荅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

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昬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

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

大禮何如者以禮之所用其事廣大包含處廣故云大禮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事意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者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君謂哀公哀公止其謙讓曰否否不也言不得謙退吾子但言說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者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迴持此能以教百姓也　不廢其會節者會由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　也既教百姓故使百姓不廢此三事之期節也　有成事者謂有上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之事故云有成事則上事天地辯君臣別男女等之事　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言既有在上諸事然後聖人能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　其順之者謂其民也君既尊敬於禮故民得教而百姓順從之　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　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

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　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以序宗族者又教祭祀末留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　即安其居者即就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是也　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　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　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　器不刻鏤者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　食不貳味者謂不副貳肴膳也　以與民同利者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但與百姓同其利潤也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以哀公問君子尊禮所由故結之云古昔之君子之行禮如此上事刺公今不然　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者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此財貨無知厭足　固民是盡者固故也盡謂竭盡言不恤於下故使人之財力於是盡竭　午其衆以伐有道者午忤也忤違逆也言專

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違逆其衆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以
伐有道也　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當稱也所道也言不
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
今之君子莫爲禮也者言古之君子用前經所云以化
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下故
今之君子無能爲先世君子之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
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
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愀然變動貌也
作猶變也德猶
福也辭
讓也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
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言君當務於政）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衆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

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

曉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孔子遂言

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

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與焉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之事并問爲政何以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今各隨文解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者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因問以爲政之事自此以下終篇末皆侍坐時言也此云侍坐則以前問者非侍坐時也當立而與之言也　百姓之德也者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言君今問此人道之大欲憂恤於下是百姓受其福慶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者無似猶言不肖也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己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者則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者人爲國本是以爲政之道愛養民人爲大　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者人有禮則生所以治理愛人非禮不可故禮爲大　所以治禮敬爲大者禮以敬爲主故欲治禮者則先須敬故敬爲其大也　敬之至矣大昏爲大者敬有大小若

敬至極之中大昏爲大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　大昏至矣
者美大昏是敬中至極也　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
者上親猶自也下親親愛也言大昏既是至敬故國君雖尊
而服其冕服以自迎也所以自迎者欲親此婦也故云親之
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謂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
已也　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者言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心
爲欲相親也　舍敬是遺親也者若不冕而親迎則是捨
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　弗愛不親者若夫不愛重
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　弗敬不正者若夫
不冕服親迎是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　愛與敬其
政之本與者愛謂親愛則仁也敬謂尊敬則義也是仁義
爲政教之本也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者冕則祭服也天
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
服是也巳猶大也君身著祭服而親迎不亦大重乎　注
怪親迎乃服祭服　正義曰昏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
羊説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説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

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玄駮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鄭駮未定 注云先聖周公也 正義曰以哀公所問當問己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爲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義駮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以事含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 公曰至本與 固不固者上固是鄙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䝨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者寡人更欲問所疑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言使簡約易了 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

天地之神明者謂君祼獻后夫人亞獻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注引禮器文是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者直正也若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以立君臣上下之恭敬也則注引昏義文是也　物恥足以振之者物事也振救也謂臣之職事有可恥愧者其禮足以振救之　國恥足以興之者謂君於治國有可恥愧其禮足以興起之也　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者言欲爲國家之政先行於禮禮謂夫婦之道內則治宗廟配天地外則施政教立上下故爲政教之本與　孔子至順矣　上經孔子荅哀公以問政之事遂更廣言三代明王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敬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言敬其妻子也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故言有道也　妻也者親之主也言妻者所以供粢盛祭祀與親爲主故云親之主也　三者百姓之象也者謂身也子也妃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也　身以及身子以及子

妃以及妃者此言百姓之象能愛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能愛己子則以及百姓之子能愛己妃則以及百姓之妃是身與妻子還是百姓身與妻子故云百姓之象也前汎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者言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　如此國家順矣者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也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　注愾猶至與焉　正義曰愾音近憩憩爲息息是至之義故云愾猶至也云大王居豳爲狄所伐者毛詩傳文案詩稱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土地所以養人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遂去之邑於岐山之下毛傳所引者皆孟子文又莊子及呂氏春秋稱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且吾聞之不以其所養害

所養於是乃策杖而去民相隨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書傳略說云事之以菽粟貨財狄人攻而不止遂策杖而去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止而民成三千戶之邑也此注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

疏 正義曰以前經對哀公爲政在於敬身故此經公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者以君爲民表下之所從假令過

誤出言民猶法之稱作其辭過動則民作則者君子假令過誤舉動而民作其法則所以君子出言不得過誤其辭舉動不得過誤法則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

不知已過而怨天也【疏】正義曰前經對哀公敬身則能成親故此經明公更問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子荅以成親之義遂廣明成身之理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者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者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爲君子所生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脩身成其親也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者既不能汎愛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者身既失業不知已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愛樂於天也　不能成其身者既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事無所不爲是不能成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猶事也【疏】正義曰以前經對哀公以成身故此經明公問成身夫子荅以成身之事　不過乎物者過謂過誤物事也言成身之道不過

誤其事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

疏正義曰以前經孔子對以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更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又荅以貴天道之事　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者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似日月東西相從而不休已是天道也人君設法當則上天之道君臣朝會往來不已也　不閉其久是天道也者言

天開生萬物不使閉塞其能久長是天道也謂人君施政當則天道施爲政教開通萬物而能長久不懈惓也故云是天道也　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者言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當則天道以德潛化無所營爲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　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者言天之生物已能成就而功之明著是天道人君當則天道化民治理而功成大平故云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

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

疏 正義曰前經明天道之事人君當則之無巳公欲孔子要陳所行何事能得如天不已孔子荅以所行不已之事寡人惷愚者是哀公謙退言已惷然愚蔽無所了解 冥煩子志之心也皇氏云子志夫子之志志是知也言我之心冥煩不能明理此事子心所知也今謂志是識知也言孔子識知廣博故已欲使夫子出要言以示已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者以公謙退故蹴然恭敬辟席而起對 仁人不過乎物者物事也言仁德之人不過失於其事言在事無過失也 孝子不過乎物者言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者言仁人事親以敬如似事天相似言敬親與敬天同 事天如事親者言仁人事天以孝愛如人事親孝愛相似言愛親與愛天同 是故孝子成身者上稱仁人則孝子也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內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敬故云孝子成身也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罪何爲謙辭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事畢有謙退之辭孔子荅以君懼後罪是臣之福也　無如後罪何者如奈也言寡人以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已之才弱無奈後日過於其事而有罪失何是謙退之辭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録屬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爲說禮事各依文解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　縱言至於禮者縱謂放縱仲尼與三子等放縱廣言汎說諸事遂至於禮　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女等恒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對應也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子貢問禮辯而不讓夫子因感而諭之言若不中禮則於事爲失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者野謂鄙野雖有恭敬而不合禮是謂鄙野之人無所知也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者給謂捷給便僻足恭而不合禮是謂捷給足恭之貌　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謂逆亂雖有壯勇而不合禮則爲逆亂　子曰給奪慈仁者言捷給之人貌爲恭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奪亂眞慈仁也故注云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與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疏 正義曰以上經子貢辯而捷給不中於禮故此經因明不

中禮之人亦言子張之過子夏不及子產之恩惠不能教也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者言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言子產猶若衆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嚴厲教之　注　過與至違禮　正義曰敏鈍不同者師也過是於事敏疾商也不及是於事遲鈍故言敏鈍不同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者孟子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是鄭約孟子爲注旣言十一十二月明是濟冬涉者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唯有禮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

好善也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
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

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 子曰

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

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疏 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理止而使和合者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

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内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疏曰此一節明子游問禮夫子爲説禮之事凡有三節各隨文解之　領惡而全好者與領治也好善也與是語辭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　子曰然然猶如是夫子荅以禮之爲意如是領惡全善也　然則何如者子游既聞夫子稱治惡全好之事更問夫子治惡全好之事如何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者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郊社之祭所以存念鬼神也　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者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所以存念死喪此以上是存留死事之善者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　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射謂鄉射也鄉謂鄉飲酒也禮鄉黨中有鄉射有鄉飲酒者存鄉黨故也然射在鄉上者欲明鄉射與鄉飲酒別也此仁鄉黨及下仁賓客皆是存生之

善者也 注 郊有至句龍 正義曰注稱此者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鬼神故以后稷句龍言之此鬼神與昭穆死喪相類故知非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也

子曰至其宜 正義曰前經明郊社等之禮各有所由故此經更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之事 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者郊社所以祭天地嘗禘所以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若能明之得理則治國之諸事其如指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是故宮室得其度者前經以說明乎郊社嘗禘治國如指物於掌中此以下明治國諸事各得其所宮室得其度者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禮之度數凡言得者皆得法於禮也 量鼎得其象者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制依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 味得其時者謂春酸夏苦之屬得其依禮之時 樂得其節者謂樂曲之節 車得其式者式載也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 鬼神得其饗者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

喪紀得其哀者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　辨說得其黨者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　官得其體者體謂容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　政事得其施者言布政治事各得其所施之處也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者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置行之於前則凡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

〔注〕三族至合同　正義曰云三族父子孫也者族屬也從已而言父子孫於已最近唯父子孫耳案昏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爲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云三族宜據期喪者故與此不同云量豆區斗斛也者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豆區斗斛云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者案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云冬獻狼夏獻麋是也云式謂載也者謂車有式以載人故云式猶

載也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以下別云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則此辨說非政事故以爲禮樂之官教學者舉禮樂則詩書可知云黨類也者言教學各以其書之義類故云得其黨云體尊卑異而合同者猶人身之有手足手足異於身而共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　子曰至衆也　正義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　即事之治也者夫子更廣明禮事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理言萬物之治皆由禮　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者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倀倀乎何所之適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者此以下皆謂無禮有失也亂前經得禮之事也長幼失其別者別即辨也　戎事失其策者前云戎事閑也今云失其策者策謀也若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　軍旅武功失其制者前云武功成也此云失其制由不成故失制也　政事失其施者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也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

之動失其宜者以無禮自加而錯於行事故萬事皆失所宜也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者結失禮之惡也祖始也洽合也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不可爲衆人倡始而使和合者也子曰至人也　正義曰以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爲說之自此以下孔子揔爲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爲重故此經特明之今各隨文解之　猶有九焉者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焉今爲汝說之　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賔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賔賔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賔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

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畎畝之中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聖人已者已謂語辭言如此者是聖人也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者諸侯來朝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入門而縣興者謂鐘磬與而動作謂金奏作也揖讓

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之後賓酢主君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鄭注所謂金再作是也　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是大饗之三也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大饗之四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略之　夏籥序興者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樂備具百官從夏籥序興至此重贊揚在上之事　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者仁猶存也君子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者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事摠爲九也但以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此之五事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　行中規者謂曲行配前爲第五還中矩者謂方行也通前爲六也　和鸞中采齊者采齊樂章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通前爲七也　客出以雍者雍詩樂章名也言

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爲八也　徹以振羽者振羽即振鷺詩亦樂章名也言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鷺也通前爲九也　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者言無事不在禮萬事皆在於禮也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謂賓入門之後至主人飲畢而金鐘之聲再度與作金性内明主人獻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覆上縣興之文也　升歌清廟示德也者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此覆說上文但前文略而不載也　下而管象示事也者象謂武王伐紂之樂事謂王業之大事故下管象武示王業之事也此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者言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　注猶有至事也正義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經云兩君相見故知是饗諸侯來朝謂鄰國相會也云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者是數大饗有四之事金再作是二也升歌

清廟是三也下管象是四也云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者以經先云大饗有四焉乃云事之故鄭注亦先數四事乃解事之也而皇氏以夏籥序與與下管象武合爲一爲大饗之事四今鄭數四事直云下管象武不數夏籥序與又經云金作示情清廟示德下管示事不論夏籥皇氏通數夏籥其義非也云縣興金作也者解經入門而縣興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爲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鄰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云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者案大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爲主人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主君又作也云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者以經云下管象武即夏籥序與是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以雍是詩篇名振羽即振鷺故知與采齊之等皆是樂章之名也云

武象武王之大事也以此象武與清廟相對清廟是文王之詩故知象武是武王之樂案周頌維清奏象舞也注云武王制焉盧解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王肅以爲大饗九者其下五事與鄭同又以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爲一也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爲四也添下五事爲九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

疏 正義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經申明樂

禮樂之義理謂道理言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也

樂也者節也者節制也言樂者使萬物得其節制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者言古之君子若無禮之道理不妄興動無樂之節制不敢興作

不能詩於禮繆者以詩能通達情意得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絶於禮錯繆言行禮必須詩

不能樂於禮素者素謂質素言樂能有音聲綴兆干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

薄於德於禮虛者言內心厚於其德則外充實若內心淺薄於德則於外禮空虛言行禮必須德言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

注 王制至禮樂 正義曰引王制者明上從天子下至國之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經之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云皆知諸侯之禮樂者以前經大饗

是兩君相見諸侯禮樂之事此經申說前經云君子無理不動故知尊卑皆是諸侯之禮樂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文爲文章所爲【疏】正義曰前經明禮爲諸事之本此經明行禮在人制度在禮者言國家尊卑上下制度存在於禮文爲在禮者人之文章所爲亦在於禮言禮爲制度文章之本行之其在人乎者言能行其禮全在人乎謂人能行禮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

也素與偏俱不備耳夔達於樂傳世名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 疏 正義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聞夔之善樂不聞夔之達禮意謂夔身全不解禮故越席而對夫子云敢問此夔於禮其窮困與 子曰古之人與者言今人解樂則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但不曉達於禮耳非全不知也 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古與今異古之人也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於樂爲窮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者言古之人但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半而不備耳非是於禮爲窮 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言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傳於此賢名流於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若今人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則全不知禮也 注 素與至謂窮 正義曰素與偏俱不備耳者言素之與偏俱是不具非是全不知

也故稱耳以結之云非不能非非所謂窮者言夔非是不能行禮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爲窮困也故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而皇氏以達爲掌言夔掌樂不掌禮達訓爲掌於義無文又與鄭注意乖其義非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言禮樂足以爲政也錯猶施行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

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

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疏 正義曰舉而錯之而已者錯行也言爲政之道明於禮樂與舉而錯行之言爲政在此而已 言而履之禮也者言爲禮之體不在於几筵外降酬酢乃謂之禮但在乎出言履踐行之謂之禮也 行而樂之樂也者言樂不在於羽籥鐘鼓乃謂之樂但在乎身之行天下愛樂謂之樂也 君子力此二者力謂勉力也言君子勉力勤行此二者禮樂之事則天下大平

萬物服體者服謂區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而皆
來爲瑞應也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者言但用目准視巧
思存意雖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不可不有也
席則有上下者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　車則有左右
者言乘車之時不可無左右　行則有隨者謂少者在後
相隨　立則有序者謂並立則有次序　古之義也者自
古以來禮樂之意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上言得
禮則治自此以下言失禮則亂故准上文　皆由此塗出
也者由從也塗道也道謂禮樂也言古之聖帝明王所以
能使貴賤長幼遠近男女殊別外內莫敢相踰越者皆由
此禮樂塗道出其此事也　注服體至改也　正義曰謂
萬物之符長者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五方瑞應之長
云奧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則
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云自目巧以下
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言經中目巧以上論說禮樂之事
或質文沿革隨時變改自目巧以下尊卑上下萬代恒行

故云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説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録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凱弟樂易也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

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原猶本也横充也敗謂禍裁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

疏

正義曰但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但上節問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覆問五至三無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此詩大雅泂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此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者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爲何事得爲民之父母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以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覩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故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若爲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離於禍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必云四方有敗者此主爲民除害

爲本故舉敢言之

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胷心也塞滿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

【疏】正義曰此經子夏問五至之事孔子爲說五至之理　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者志謂君之恩意之志所至謂恩意至極於民詩者歌詠歡樂也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　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者君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爲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焉　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者君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害則能悲哀憂恤至極於下故云哀亦至焉　哀樂相生者言哀生於樂故上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凡物先生而後死故先樂而後哀哀極則生於樂是亦樂生於哀故云哀樂相生此言哀之與樂及志與詩禮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　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者以此五者君與民上下同有感之在於胷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　志氣塞乎天地者塞滿也人君既與民五事齊同上下俱有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　此之謂五至者所以能致如此者由行五至之道故云此之謂五至　注凡言至心也　正義

曰云凡言至者謂經中五事至者也云至於民也者君行五事至極於民云志謂恩意也者但志兼善惡此志下極於民故知是恩意也云詩謂好惡之情也者詩者詠歌所好者則美之所惡者則刺之是詩有好惡之情也君之與民上下共同故經云詩亦至焉云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謂自此志之所至以下五事皆是民之父母所行也云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者謂推其已之所有亦欲民之俱有若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已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已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已所有與民共之也

敢問何謂三無

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

孔子曰夙夜

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經之服

疏 正義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之事夫子荅以三無子夏意猶未曉更問何詩近之夫子荅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

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

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者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其詩云在上昊天有成實之命二后受之謂文武二君承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基命宥密者夙早也夜暮

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令此言以基爲謀言早夜謀爲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鍾鼓之聲而民樂故爲無聲之樂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者此詩邶風栢舟之篇刺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逮逮然安和不可選數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則傚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故爲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人之家有死喪鄰里匍匐往救助之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則匍匐往賙救之民皆傚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故云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

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倣禮曰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從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故孔子更爲說三種之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　孔子曰何爲其然也者子夏既聞孔子之言猶疑其未盡故更問夫子而夫子荅云何爲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爲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　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者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翻覆說其義與起也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者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

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爲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注云孔甚也畜孝也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畜孝祭統云孝者畜也故畜爲孝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三也勞勞來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

【疏】正義曰自此以德下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夫子荅以行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今各隨文解之　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者此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也　湯降不遲者降下也言湯降下賢士不遲緩甚能速疾　聖敬日齊者言其聖敬之德日日升進　昭假遲遲者昭明也假暇也言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甚舒緩　上帝是祗者上帝天也祗敬也言天於是敬愛之

帝命式于九圍者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言天命湯之用事於九州爲天子也詩之本注如此今此記注意言殷之先君施其政教奉行天命不敢違也至于湯齊者齊躋也躋升也言至於成湯升爲國君湯降下政教不遲緩其聖敬之德日日齊莊昭明也假至也言湯之明德下至於民遲遲然安和不急疾此與詩注稍殊大略同 注 帝天至德也 正義曰帝天帝者恐有人帝之嫌故曰天帝降下也式用也釋言文假至也祗敬也釋詁文云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者以上云奉三無私下即引詩論湯之德言湯之明德下降於民遲遲安和是無私之事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

疏 正義曰前經云奉三無私次論湯德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者言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倣法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者神氣謂神妙之氣風霆霆雷也神氣風霆流形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庶物露生庶衆也言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也故云無非教也神氣風霆亦天之所有故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今屬於地者其實神氣風霆天地共有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既稱春秋冬夏故於地變言神氣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

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周之文武之德 清明在躬者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 氣志如神者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 嗜欲將至嗜欲謂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嗜欲方欲王天下故云將至 有開必先者言聖人欲王

天下有神開道必先豫爲生賢知之輔佐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此譬其事由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爲之出雲言文武將王之時豫生賢佐但文武之時無此生賢佐之詩故孔子引周宣王之時生賢佐之詩以證之　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者此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之詩嵩高然而高者惟是五嶽其形高峻至於天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者惟此五嶽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以甫侯申伯先祖伯夷掌嶽神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爲生申甫也　惟周之翰者翰幹也言申伯甫侯爲周之楨幹之臣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者言此申甫爲四方之國作蕃屏又於四方宣揚王之德化　此文武之德也者詩之所論當此文武之德以文武無私所得賢臣唯遣爲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已是文武奉天無私之德也　注 仲山甫及申伯　正義曰案詩崧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嶽之祀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

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巳三代之德也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巳不倦止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結三代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巳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巳者此詩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天子謂宣王也令善聲聞不休巳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巳故云三代之德也案上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荅以三王之德奉三無私此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所以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爲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但殷周以戰爭

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疏正義曰此亦江漢之詩接令聞不已之下詩本文云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則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不忍鬭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坊記第三十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

以坊欲命謂教令疏正義曰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但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二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總要故重之特稱子言之也餘章其意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云是録記者意異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民或有一經之內發初言子云唯說一事下即云以此坊民結之或有一經之內雖說一事即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民猶犯君或有每事之下引詩書結之老或有一事之下不引詩書者如此之屬事義相似體例不同是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今各隨文解之　辟則坊與者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辟如坊之礙水故云辟則坊與但言坊字或土旁爲之或阜旁爲之古字通用也　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釋立坊之義也言設坊坊民者爲民行仁義不足故也　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者解不可無坊也聖人在上大設其坊坊之而人猶尚踰越犯蹴況不坊乎

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　刑以坊淫者制刑以防民淫邪也　命以坊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約猶窮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使富不至驕貧不至約故聖人之制富貴也者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略其文也　使民富不足以驕者此謂

富者制法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　貧不至於約者　此爲貧者制法也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　貴不慊於上者此謂貴者制法也貴謂卿士之屬也慊恨不滿之貌也聖君制其禄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禄爵以薄於己者也　故亂益亡者結上功也益漸也亡無也使富而不驕貧而不盜貴又不恨故爲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亦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爲亂　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

有畔者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　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者言家族衆多必致禍亂家族衆而得寧者普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得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　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此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言民之惡者貪爲禍亂安爲荼毒之行以害於人民多如此故云上三事天下甚少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者以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越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越百乘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

注 古者至之一　正義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

兵賦之法也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
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
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
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
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
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
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
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
師爲軍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
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
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
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
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

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賈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爲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

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爲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義鄭之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案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焉與鄭此注異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駢

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説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

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

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

亡無也

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　章疑者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　別微者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卒不稱其楚越王喪葬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案春秋越子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非當時之事也　禮君不稱天者謂諸侯之君臣子不得稱

之曰天公避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得稱之爲君辟諸侯也　恐民之惑也者所以不稱者恐民之疑惑也　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者鶡旦是求旦之鳥夜中而鳴以求早旦不可得也言人視彼求旦之鳥欲反夜作晝是鳥無識也求不可得之物人猶尚惡之況人上僭於君求不可得之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 注春秋至昆弟　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案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若書葬當書葬楚莊王辟其王之號故不書葬云臣者天君者言臣尊君如天故云臣者天君云稱天子爲天王者則春秋稱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則下引周禮主友之讎是稱主此據臣下自稱己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爲其君布帶繩屨傳云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下曲禮云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士匄謂荀偃爲主云事

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者案魯語云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也 注盍旦至衆也 正義曰此逸詩也言夜是闇時此鳥必欲求明是求而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而爲旦猶若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爲上也 注同姓至服爾 正義曰云其非此則無嫌也者謂非此先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則無所嫌疑得同車也云僕右恒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云唯在軍同服爾者案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遥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己

疏 正義曰所引詩者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小

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證上每事不讓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死者見偝

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無理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坊人偝死饗生之事　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謂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先與死者而後生者　則民不偝者謂在上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偝於死者　先亡者而後存者亡謂身爲國事亡在外存謂存在於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　則民可以託者謂在上以此化民民皆仁厚皆可以大事相付託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此邶風燕燕之篇衞莊姜送歸妾之詩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引詩以勗爲畜鄭又以爲衞定公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欲令獻公當思念先君以畜孝於寡人　民猶偝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猶尚偝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 注 言不至存信　正義曰偷謂苟且言人既不苟且棄偝於死亡則於生存在者不棄薄信著矣 注 此衞至寡人　正義曰云此衞夫人定姜之

詩獻公無禮於定姜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衞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者案鄭志答炅模云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 君子約言者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 小人先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

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取民心則民報禮重之事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酌取也言在上人君取下民之言以爲政教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下之民仰君之德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也故云下天上施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　下不天上施則亂者言在下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

川在上所施之恩澤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起也　民之報禮重者以君子在上用信讓以臨百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芻蕘之賤者引之者證上酌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

之度謀也鎬京鎬宫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

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
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亂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
散亡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有
三節上經論與凡人次經論臣於君下經論子於
親各引詩書以結成之其經首皆言子云 詩云考卜惟
王至武王成之者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
卜惟王者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 度是鎬京者
度謀也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鎬京 惟龜正之者謂龜
能正其吉北 武王成之者謂築成都邑 君陳曰爾有
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者嘉善也猷道也言爾有善謀
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內 女乃順之於外者言先告君於
內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謀
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 於乎是惟良顯哉者既推德於
君又歎美君德云於乎是君德惟良善顯明哉 泰誓曰
至予小子無良者克勝也武王云我之克紂非我武惟我
文考無罪於天爲天所佐若紂克於我非我文考有罪惟

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也 注 此臣歸美於君 正義曰下經始據臣之於君此經據凡人相於而云歸美於君者以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惟龜正之歸美於君以證之 注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 正義曰知君陳蓋周公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 注 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正義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亡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弛猶弃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不以己善駮親之過 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

言乃讙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

疏 正義曰上文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故此一節廣明爲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孝之事各依文解之 君子弛其親之過者弛謂棄忘若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藏記在心也 高宗云者此尚書說命之篇論高宗之事故言高宗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年之内其惟不言政敎言乃讙者謂三年服畢之後言論政敎天下皆歡樂也 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 正義曰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讙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之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不倦

君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

詩云孝子不匱 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疏 正義曰詩云孝子不匱者是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告太平之詩言孝子行其孝道不有匱乏之時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睦厚也黨猶親也

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也瘉病也

疏 正義曰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者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爲孝故君子因此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此詩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

故父兄刺之令善也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 不令兄弟交相爲瘉者瘉病也言無德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爲病害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

疏 正義曰 注車於至位等 以父之執也謂與已位等友得乘其車不得衣其衣以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知今與已位等者若尊卑懸絶假非執友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但是父之執故不可衣其衣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也 辨別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

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厥其也辟君也忝辱

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疏】正義曰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此尚書大甲三篇伊尹戒大甲之辭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言爲君不自尊高而與臣子相褻則辱其先祖也若爲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故鄭注云君父之道宜尊嚴也此則因君見父耳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感之聲也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

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有事有所事也

疏正義曰示民有事也者言所以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下示於民有所尊事故也　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者言人君修立宗廟恭敬祀事者下教於民追孝於親也

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疏 正義曰前經坊民以爲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爲敬行義之事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者菲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　不以美没禮没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没過於禮也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者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也紂之國中奢而慢禮雖殺牛以祭不如西鄰文王國中以爲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祭儉而恭敬故也寔受其福寔實也言實爲神所加福祐　詩云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者此大雅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盡也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十倫之義盡飽以德 注 東鄰至信矣 正義曰東鄰謂紂國中也既云東鄰西鄰總據一國之辭非唯紂文王一身而已故云國中言一國皆然也云此辭在既濟者是既濟九五爻辭也鄭注易九五曰互體爲坎也又互體爲离离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此注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此文異又注云离爲牛是東鄰之祭殺牛也則鄭之易注九五一爻有坎有离此注總論既濟之卦下體爲离上體爲坎與易注不同者但易含萬象俱得明義也此據一國風俗奢儉故舉豕牛以言之不得以天子諸侯俱用大牢爲妨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 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 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

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上下猶尊甲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恭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　七日戒者謂散齋也　三日齋者謂致齋也　承一人焉以爲尸者謂承奉一人焉尊之爲尸也　示民不淫也者淫猶貪也然體齊醍齊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　尸

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　故堂上觀乎室者沈重云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　堂下觀乎上者謂在堂下之人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爲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傚法　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者此小雅楚茨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注 澄酒至尚味　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醆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醆在戶爾

注 主人至獻賓　正義曰知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

禮特牲文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　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偝之事　賓禮每進以讓者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者上既云殷周弔節不

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

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弒父不子之甚

疏

正義曰一節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之前不得稱君

示民不爭之事也　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　未没喪不稱君者没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　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李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李克弒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弒是踰年稱君　注 謂反哭時也　正義曰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者即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

注 春秋至君矣　正義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是史之策書臣子稱君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

之曰稱二君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爲政也卜之曰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其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臣亦統於君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之重者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　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者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若鄭叔段貳君於兄也　故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君子謂國君之子有君在不謀欲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爲政之遲故欲速爲仕也　唯卜之日稱二君者二當爲貳貳謂副貳也謂君有事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爲君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某告龜筮也　示民不疑者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注】自貳至圉也　正義曰案隱元年左傳稱鄭莊公弟共叔段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爲己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云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

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而適子爲君卜也云二當爲貳者小二是一二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爲貳也云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者言嗣子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貳惟代君臨卜之時得稱君之貳某所以然者敬重卜之神靈不敢私顧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卜辭窮不得不稱君貳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王肅不曉鄭旨乃引傳云大子之貳又云子者身之貳又以旁人稱貳而難鄭其義非也云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者鄭以書傳無世子爲君卜稱貳之文故引僖公十五年左傳之文以證君貳之事與此經文不正相當取其一邊耳惠公獲於秦者案僖公十五年傳稱晉惠公被秦伯所納旣而背秦秦伯伐之戰於韓被秦所獲命其大夫歸立其子圉爲君稱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

也此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

正義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　禮之先幣帛也謂相見之禮先於幣帛言先行相見之禮乃後用幣帛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者先相見是先事而後幣帛是後祿也　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者利貪也若先用

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也　無辭而行情則民爭者辭謂辭讓言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己情則有利欲故民爭　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者饋遺也視納也言君子之人於有他人饋遺己者己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此易無妄六二爻辭無妄震下乾上六二既在震卦居中得位宜合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禄猶不耕穫刈不菑畬田無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　注田一至新田　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孫炎云始菑殺其草木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柔田也三歲曰畬孫炎云畬舒緩周頌傳亦云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故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菲蒠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踈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也不盡利以遺民者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

餘利遺與民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者此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無道矜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歲豐稔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為利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　食時不力珍者力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者言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己也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己故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之時無以花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禮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者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汝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為義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葑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并采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利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其葑菲之菜無以下體之惡并棄

其葉據下體有苦惡之時言交友之道無以一處之惡弃棄其餘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至於死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弃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惡則無得弃棄其葉不求備也　注葑蔓至棄也　正義曰案詩傳云葑須也爾雅釋草云須葑蓯陸璣云又謂之蓯吳人謂葑蓯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云菲蒠類者釋草云菲蒠菜郭景純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云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弃取之苦則棄之弃取之是盡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當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以下所注更別生一義與記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以注記之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於所以云故親今疏云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者此謂根惡但取葉處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可以惡處弃棄其

善也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此注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　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　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 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奔淫之事夫婦重愼之義也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 夫禮坊民所淫者淫貪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非直是坊民淫泆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泆則當云坊民淫不須云所也 章民之别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别使民無嫌 以爲民紀者也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爲民之綱紀也 民猶有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 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此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者蓺種也橫行也言將種麻如之何必須橫行耕治其田然後得麻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 厚猶遠也 故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疏正義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爲妻之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者妾旣卑賤不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即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雜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　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

書其且字又沒其甍而略言卒而已皆爲同姓諱之鄭與何休皆以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何異也 注 孟子至且字 正義曰若旣笄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交爵謂相獻酢 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疏 正義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 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

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祼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是也 注同姓至未聞 正義曰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聞者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又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於同姓雖爲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祼后與王俱祼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祼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祼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

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也（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爲友）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大故喪疾）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諸侯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偝之）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

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亂族犯非妃匹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謂漁人取魚中網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故云漁色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嚮內取國中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故云不下漁色　御婦人則進左手者以御者之禮婦人於車上左廂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在前轉身向右微偝婦人　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

但略問增損而已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

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疏

正義曰見於舅姑承子以授壻者謂親迎之時壻見於舅姑舅姑謂婦之父母也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是也　恐事之違者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故親以女授壻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